

青年英雄故事丛书

罗盛教

杨闻宇





青年英雄故事丛书

罗盛教

杨闻宇

少年儿童出版社

罗 盛 教

杨 闻 宇

陈敦插图·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江苏吴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125 字数 92,000

1982 年 6 月第 1 版 198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0

统一书号: R 10024·3977 定价(三)0.38 元

内 容 提 要

罗盛教，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少年时代的罗盛教，热爱劳动，刻苦读书，乐于助人，憎爱分明。参军后，他努力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由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战士。一九五一年，他响应祖国的号召赴朝参战，狠狠打击侵略者，与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为了抢救落水的朝鲜少年，他用自己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国际主义颂歌。

本书对罗盛教思想和事迹作了形象的描绘和介绍，少年读者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

目 次

推倒龙王爷	1
三更油槌响	18
沅水悠悠	28
开路先锋	38
风波	49
邻居	60
四个荷包蛋	73
黄铜烟斗	83
雨夜风灯	92
循循善诱	102
仇恨的火焰	112
搏击狂澜	122
丰盛的晚餐	134
牛尾洞伏击	146
新年	159
闪光的青春	174

推倒龙王爷

八百里洞庭湖的西南方，是绵延八百里的雪峰山。

狂暴的资水穿过雪峰山的重重山峦，在山里痛快地打了个滚，同时舒动身躯打了个大弯钩，尔后才飞湍长驱，直下洞庭。就在资水打滚撒野让出来的地方，有一座名叫马龙坳的小山村。这里，就是罗盛教的故乡。

一九四二年，刚刚十一岁的罗盛教，进入了离马龙坳三里地的“文德学校”。穷人有穷人的打算，盛教的父亲和母亲，一心想让孩子掏摸着认几个字，好歹别当“睁眼瞎”。

中午散了学，休息时间短，路稍远的孩子都不回家，他们清早来时，装书的竹篮里就带着午饭。班里，方建国那一伙有钱人的子弟，带的饭是腊肉片子切现成，过了油，摊盖在米饭顶上。穷人呢？马龙坳有句老话：好汉难过五六月。这时节，人们正忙着插

秧，农活很重，而去年存的玉米、大米又不多了，就只好勒紧裤带往前熬。

盛教上学，母亲特意给他多带半碗薯米饭——是用切碎的红薯拌少量大米蒸成的。学校里富家子弟多，又因为盛教学习成绩拔尖，写的大字常常套双圈，就招来了他们的嫉妒。他们抱着不服气的心理，处处挑盛教的岔子，找他的错缝儿。吃午饭时，老师不在教室，方建国一伙往往乘此机会生惹是非，口角斗殴。所以，每到吃饭时，盛教就悄悄避开他们，一个人绕到板墙的背后，才揭开竹篮子。

这天中午，盛教正站在墙后贪婪地扒拉着薯米饭，方建国他们偷偷地围了上来。方建国一面抹着油嘴，一面嘲笑罗盛教：“嘻嘻，你穿的布缕缕裤子，露肉的破衫子，丢人现眼还嫌不够，竟然把薯米饭也端到学校来吃，呸呸呸！闻见都恶心！”

另一个接着方建国的话茬奚落说：“昨天一块红薯撒到地上，他还拣起来吹一吹，放进嘴里哟！嘻嘻，人家方建国家的臭猪崽，掉在地上的薯米还用蹄蹄踩呢！”富学生们见这一个说得形象，都哧哧地哄笑起来。

盛教睁着一双气得冒火的眼睛，一语不发，不禁想起母亲给自己盛饭时的情景：为了给自己多带一

口饭，妹妹明明只吃了一碗，可她硬说已经吃饱了，说什么也不让母亲给她添饭，急得母亲端碗的手直打颤颤。碗里这一粒粒薯米子，凝着汗珠也凝着泪水呀！想到这儿，他瞪着双眼，忽地弯下腰，从竹篮里取出砚台，提在手里，脸色由红变紫、紫里泛黑，说道：“我嚼我的薯米子，干你们么子事！”他摇摇手里那沉甸甸的砚台：“你们别以为我好欺负，谁头上想开口子，谁就上来！”那些富学生望着盛教手里的砚台，怕吃亏，只好带着嘲笑声一哄而散。

黄昏时回到家里，盛教把碗塞进柜里，对母亲肖桃英说：“妈妈，明天我上学，不带饭了。”

“回来吃么？”母亲见盛教摇了摇头，又说，“那样会饿坏你的。再说，饿得心慌，字也写不端正哟。”

“不要紧，我早上去时吃饱了，晚上回来再多吃些，饿不了的。”盛教说着，转身就往外走。

母亲忙问：“做什么去？”

盛教说：“听说有个吴先生从省上回来探亲了，我想求他给我讲一个字。”说着摇了摇手里的书。

“学校的老师不会讲么？”

盛教答道：“老师讲了，我疑心他讲得不对。问别的老师，也都马马虎虎，讲不准哟！”

“是哪个先生讲的？”

“方印。他是上个星期才给我们代国文^①课的。”

方印，盛教的母亲认识，他是方建国的堂叔，把马龙坳的方地主叫哥哥。方印小时上学，就是个出名的笨牛，常被私塾先生用竹板把手打得通红。想到这儿，母亲又打心眼里喜欢儿子的好学、认真，于是叮嘱他：“对的。念书认字，有不懂的，就要勤问人家当先生的。”

那天晚上，盛教请教吴先生：“老师，你给我讲一讲，‘功亏一篑’是么子意思？”

“什么‘功亏一篑’，这‘篑’字怎个写法？”

盛教翻开书本说：“就这个字：竹字头下边个‘贵’字。”

吴先生笑了：“小伢子，这念‘篑’，不能念‘篑’。”

“篑字？老师教的，念‘篑’。”

“咳！老师错了。”吴先生失望地摇着头，嘴里念念有词，“山乡偏僻，先生也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哟！误人子弟！”

第二天上午，最后一节课是国文。学生们唧唧哇哇背书时，与盛教同桌的肖勤，把“篑”字的音正了过来，而且有意背得响些。在一派杂乱的声浪中，这

① 国文，即语文。

个奇怪的“功亏一篑”引起了方印的注意，他把木制的黑板擦在教桌上磕得叭叭山响，琅琅的背诵声很快静了下来。就象有人在水塘里丢进块石头，一片蛙声随即平息了一样。

方印严厉地问道：“是谁别出心裁，把‘功亏一篑’读作什么‘功亏一鬼’？”

肖勤之所以把字音正了过来，是早上朗读时，盛教教的。现在见方印追查，他不知如何是好，偷偷望了盛教一眼，把头埋得低低的。

盛教觉得，老师教错了，就应该纠正，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就很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从容地答道：“报告老师，不念笼，也不念鬼，念篑。”

“罗雨成^①！”方印喊到“成”字时，五根指头在课桌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小小年纪，才念了几天书？难道你比我这当先生的还有能耐！”

“方老师，人家……”

“人家，人家怎么念我管不着！反正我念笼，你就得听我的。就是错了，你也得照我这个念。”方印说着提高了嗓门，“罗雨成，你跟着我重念三遍：功亏一篑！”

^① 雨成，罗盛教的乳名。

盛教不吭声，教室里静得鸦雀无声。他猛然想起了母亲对父亲的一次谈话——那是他在被窝里睡醒时听来的——“咱家穷，可志不穷，穷人如果再穷得没骨气，那简直连狗也不如，活在世上还有么子意思呢……”

方印见盛教不服管束，就取下三尺长的竹板，揼着袖子，来到盛教的座位前，冷冰冰地说：“给我伸出手来！”

盛教见事情不好，离开座位退到了墙边，方印又紧逼着，提高了声调：“给我伸出手来！”

方建国一伙见盛教毫无惧色，反而把手掌藏在背后紧贴住墙壁，就狐假虎威地喊起来：“打！让老师打！”

方印见有人给撑腰，居然举起竹板，照着盛教的腰斜抽过来，盛教灵巧地一闪，差点闪翻了方印的腕子。方印恼羞成怒，索性又照着盛教的头上扬起了竹板，盛教一看不妙，绕着课桌拔步就走，边走边说：“我们上学认错字，那还不如不上学哟！哪有先生逼着学生认错字噢！”

也有些学生嘁嘁喳喳地附和盛教：“就是么，哪有学生认对了字，反而该挨竹板哟！”

方印听到学生里也有了分歧，就象喝了花椒水，

瞪眼，咧嘴，也顾不上自己穿长袍的身分了，追着吼着：“你罗家吃胶泥屈砖坯，生出你这没教养的小子，老子就不信你能翻出我的手！”

盛教见他出口伤人，也激怒了，便反唇相讥：“你方家能人多，吃白米认白字，出了你这个白眼先生！吃冤枉，哄我们，骗人！”

方印气得面红脖子粗，口溅白沫，气急败坏地追扑着。方建国一伙富学生乘机起哄地喊叫：“打！打！”肖勤趁着大乱，把一条长凳子偷偷往盛教刚刚跑过的地方踢了踢，方印扑过来，差点绊个狗啃地。在方印龇牙咧嘴地弯腰揉搓膝盖时，盛教接过肖勤递过来的竹篮，溜烟地跑出了校门。

校门外云白山青，水绿竹翠。一阵轻风拂过，盛教鼻子发酸，心里难过极了：自己一个心眼想读书，父母亲也刻苦持家，尽力撑持自己上学，可方建国他们那一张张讥讽的面孔，方印那饿狼一样的追扑与嚎叫，象一桶桶冰水，泼灭了自己痴心念书的热情……回到家里，对着父母，他声泪俱下地述说了前后经过。

父亲罗迭开听罢，虽也觉得儿子说得有理，可又怕他因此而失去读书的机会，就劝说道：“先生打学生，不就是为一个字嘛，错也罢，对也罢，给先生赔个

情，再往下混几天！”

盛教说：“错了不认帐，反而咬别人，我不去！”

母亲见儿子铁了心，就赞同地对他父亲说：“雨成说得有理儿，花钱在学校学错的，让人欺哄，还不如让他跟你插秧去，你不是正愁忙不过来哟。”

下午，学校让放学的小伢子给罗家捎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十个字：“雨成逃学，愚顽不可雕也。”

从此，盛教失学了。

祸不单行，盛教失学后不久，国民党抓壮丁抓到了盛教父亲的头上。母亲好说歹说，直到答应在三天内交出六十块大洋买丁顶替，方财主才让乡丁放了盛教的父亲。可是，穷人家到哪儿去弄那么多钱呢！只好去卖牛，卖猪，借钱。庄稼人没有了牛，可怎么行呀？漆黑的夜里，父亲久久地蹲在牛栏边，木雕泥塑一般；母亲坐在床沿上，揩着不断涌流的泪水。一场深重的灾难，降临到罗家头上……

穷人没了牛，就得洒出更多的汗水。苦涩的汗珠落进泥土里，稻谷终于有了收获。全家人挑的挑，背的背，先给方家去“还粮”。

管家硬说稻米不干净，抬到场上摇动风车拚命地扇，把不少米粒子也给扇了出来。稀糊糊拌麻叶子的生活，使妹妹对粮食分外看重，她走过去，用小手

把带糠的米粒往口袋里掬。管家停了风车，横眉冷眼地说：“在方家场里扫稻糠，翻翻马龙坳的皇历，哪有这个规矩？”

“糠里有米，这米是我家的。”妹妹不服气地说。

“细妹子嘴硬！看我收拾你！”管家说着揎起袖子，从场角折来了树条子。

他的树条子还没有举起来，盛教已双手卡腰，气昂昂地站在了他的面前，把妹妹挡在身后。管家扭头一看，盛教的父母也怒容满面。他怕吃眼前亏，就把树条子一摔，说道：“我找东家去，姓罗的种的粮食，我没有本事收！”说罢气冲冲地走了。这一次，粮食没“还”成。

在火坑里挣扎的生活，使盛教幼小的心灵里对方财主充满了憎恨。方建国嚼着腊肉片子，为啥要欺负穷伢子？方印明明教错了字，为啥要反咬一口？管家收粮，又为啥那么凶狠？……一桩桩往事，给盛教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有一天，他问爸爸：“方财主有钱有势，他儿子、他的堂弟、他的管家也都那么霸道，这是为什么呀？”

父亲望着一天天懂事了的儿子，想了想，沉重地叹了口气，忽然反问：“你没见过——每到逢年过节，方财主家都要给山下的小龙王叩头烧香么？”他见儿

子疑疑惑惑地望着狮子山脚下那个孤零零的小龙王庙，什么也答不出，又说道：“人家姓方的福厚命大，方财主说是因为他的祖宗找到了好风脉，葬进了龙口里。可咱罗家，唉！人老几辈，葬在么子地方哟！”他说着，往正对面的狮子山上指了指。盛教一抬头，冢石垒垒的狮子口，就一清二楚地呈现在眼前：罗家因为穷，连一块小小的坟地也给方家侵吞了，祖辈的穷骨头，不得不落葬在这狮子山上的狮子口里！——“好风脉”、“龙王爷”，在盛教心里纠结成解不开的谜，使盛教更加烦闷和苦恼。平时就寡言少语的盛教，显得更沉默了。

马龙坳地处有名的多雨地区，前几天虽然下过一场雨，燥热的天气仍令人感到窒息。一天，盛教和妹妹在狮子山上打柴，他擦汗时，看到山下小龙王庙前的河沟里涨满了水，许多和他一般大小的伢子脱得赤条条的，在水里扑腾嬉戏，就把柴刀一扔，说道：“妹妹，你歇会儿，看着柴，我热得不行。”妹妹看他边说边脱衣衫，知道他要下河沟耍水，就指着远远的小龙王庙，煞有介事地吓唬说：“龙王爷用两只眼儿瞪你哩，你敢下！”

翻修小庙宇，叩首晋香烛，方财主向来是最殷勤、最虔诚的，盛教望着小小的龙王庙，仿佛是望着

方家的祖宗牌位似的，“呸”地唾了一口。妹妹见盛教拿她的话当耳旁风，又变换了口吻：“哥哥，别和龙王爷赌气了。我也到河边去，给你们看衣服。河水深，当心淹了。”

兄妹俩挑着柴捆向河沟走去，小伙伴们老远就招手欢迎。伢子们在水沟里开心极了，盛教领头，捏住鼻子扎进水底，从这一头钻到那一头，看谁钻得最远，寻找到在水中甩尾来去的小鱼。

伢子们正在水里钻得过瘾，忽然“咕咚”一声，水花溅得老高，不知谁把一块石头扔进了水中。他们钻出来，抹去脸上的水四处张望，除了十多丈远的岸边坐着正往鬓角上别山花的盛教妹妹外，近处只有个方家宝——方财主的二儿子，方建国的弟弟。方家宝倒背双手，半仰着头望着岸边的野葡萄树，装作没事人一般。在伢子们又一次钻进水里时，“咕咚”又是一声，这一次石头大，水花溅得高，连伢子们堆在岸边的衣裳也溅湿了。有几个伢子好强，就漫无边际地骂起来：“是哪个孬种撂石头？”

方家宝忍不住了，也拧过身子对骂起来。

小伢子骂仗，象一窝炸了巢的喜鹊，叽叽喳喳不可开交，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方家宝坐在岸沿，一个人骂一群，两片嘴皮子跟刀片子一样快。他正骂得

得意，冷不防盛教从他脚跟前的水里忽地钻了出来，伸手直抓他的脚：“来来来，骂了好一阵，口也干了，下来喝一口哟！”

方家宝翻个身爬起来就跑，水里的伢子们故意拍着手嚷嚷：“追上了！追上了！”方家宝一着急，摔了个大元宝，呜呜地哭了起来，水里的伢子们乐得直笑。

方建国散学回来正好从这里经过，他见弟弟哭嚎不止，就停住问：“谁欺负你来？”

“雨成……雨成……他……”

方建国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往水边走来。方家宝有了撑腰的，挂着眼泪鼻涕、哼哼唧唧地紧随在后边。方建国以为自己块头大些，又是弟兄俩，而盛教两手空空，便厉声质问：“你干么子打人？”

“谁打他来？你先问问他，干么子朝水里扔石头，吓唬我们？”盛教往前挪了一步，毫不示弱。

“你说话不嫌牙疼！”方家宝抢过话头，“我哪往水里扔来？我妈要马蜂窝做药引子，我见野葡萄上有蜂窝，抛石块子打，是石头滚到河沟里的！”他说着，指着身边的一大蓬野葡萄。大伙一看，葡萄蔓子里果然倒悬着一盘碗大的蜂窝，马蜂也嫌天气热，红压压地在窝上爬了一层。